

法国《读书》周刊评选
有史以来人类最佳读物第5名

秘密花园

彩色插画本

(美) 伯内特/著
米尔/译



美15所著名大学7549名优秀大学生
票选出的“影响我成长的十本书”
他们说：《秘密花园》让我珍视

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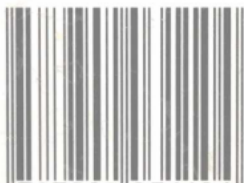
中国妇女出版社
China Women Publishing House

一本书奠定一种品质

法国《读书》周刊在欧美15所著名大学 (Harvard、Oxford、Yale、Cambridge、Heidelberg MIT、ENS、ENA、Stanford、UC Berkeley、GAUG、LMUM、Ecole、Polytechnique) 问卷调查, 7548名优秀大学生投票选出“有史以来人类最佳读物前10名”(“影响我成长的10本书”), 他们在问卷中认为:

阅读了这本书		可以获得的品质
1	《圣经的故事》	宽容
2	《小王子》	想像力
3	《爱的教育》	爱心
4	《堂吉珂德》	理想主义
5	《秘密花园》	热忱
6	《青鸟》	乐观
7	《皮诺曹》	真诚
8	《长腿叔叔》	悲悯
9	《动物庄园》	自由精神
10	《昆虫的世界》	尊重

ISBN 7-80203-110-9



9 787802 031104 >

ISBN 7-80203-110-9

定价: 22.00元

有史以来人类

有史以来人类

法国《读书》周刊评选
有史以来人类最佳读物第5名

秘密花园

彩色插画本

(美) 伯内特/著
米 尔/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China Wome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 / (美)伯内特(Burnett, F.H.)著; 米尔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203-110-9

I. 秘… II. ①伯…②米…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155 号

秘密花园 (彩色插画本)

作 者: (美)伯内特 著 米尔 译

图书策划: 樊国宾

责任编辑: 万立正

装帧设计: 夜行动物工作室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特 16

印 张: 15.625

字 数: 190 千字

彩色插页: 8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2 次

印 数: 8001-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203-110-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一个也没有留下 / 1
- 第二章 玛丽亚小姐 / 7
- 第三章 跨过旷野 / 15
- 第四章 仆人玛索尔 / 19
-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泣声 / 35
- 第六章 又一次哭声 / 43
- 第七章 花园大门的钥匙 / 51
- 第八章 领路的知更鸟 / 57
- 第九章 一所最古怪的房子 / 65
- 第十章 笛卡尔 / 74
- 第十一章 米瑟原画眉鸟的窝 / 85
- 第十二章 “我可以要一点泥土吗？” / 94
- 第十三章 “我是克林” / 103
- 第十四章 印度的小王爷 / 115
- 第十五章 筑巢 / 127



目录

CONTENTS

- 第十六章 玛丽亚说“我绝不过来！”/139
- 第十七章 大发脾气/147
- 第十八章 “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154
- 第十九章 “它来了！”/160
- 第二十章 “我会活到永远的永远！”/172
- 第二十一章 吉元本/180
- 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前/190
- 第二十三章 魔法/196
-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207
- 第二十五章 第二个秘密花园/220
- 第二十六章 “妈妈来了！”/227
-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235





第一章 一个也没有留下

玛丽亚·罗克斯被送到了舅舅的米瑟威斯特庄园,在那里,每个人都,从没见过如此别扭的孩子。

玛丽亚·罗克斯的脸蛋和身材都很瘦削,头发细黄,脸上总是一副不高兴的神色。

玛丽亚的父亲是英国政府的一名职员,母亲则是个美人,她最大趣事就是宴会和寻欢作乐。她本来一点儿也不想要这个女孩,因此当玛丽亚刚出生时,她就把孩子交给了印度奶妈。奶妈心里非常清楚:将这个孩子带得愈远,女主人就会愈高兴。于是,当玛丽亚还是个体弱多病的婴儿时,她生活在不妨碍母亲的地方;当她长成一个暴躁易怒、蹒跚学步的小家伙时,她仍然生活在不妨碍母亲的地方。

玛丽亚只能看见印度奶妈和其他印度仆人,这些人总是让她随心所欲,因为她稍不如意就会大哭大闹,一旦哭声不幸惊动了女主人,大家就免不了要遭到一场训斥。就这样,玛丽亚到6岁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最自私、最专横的小孩子了,曾经有一个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指导她读书写字,但仅仅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其他家庭教师呆的时间则比这一个更短,如果不是她自己喜欢读书,恐怕现在连一个字都不认识。

玛丽亚快到9岁了。一天早晨,天气炎热,她一觉醒来感到非常憋气,当她看见站在床边的不是自己的奶妈,而是另一名仆人时,就





更加窝火了。

她冲着陌生女人嚷嚷：“你来干什么？别站在这儿，去把奶妈叫来。”

女仆非常害怕，她结结巴巴地说：“奶妈不能来这儿！不能来！”但玛丽亚已经怒火中烧了，她不停地踢打这个女仆。

这个早晨的气氛有些异常，从前的几个土著仆人不见了，玛丽亚眼里的新仆人们都面如死灰，他们不是悄悄溜走就是四处乱窜，她的奶妈始终没有出现，但没有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漫步到花园中，在游廊边的一棵树下独自玩耍。她将一些深红的木槿花插入小土堆，装作在修建花坛，但实际上，她越来越生气，并开始自言自语地嘟哝：“笨猪！大笨猪！”她想，奶妈回来时就用这些话骂她，因为对于印度土著来说，这是最具侮辱性的语言了。

玛丽亚正咬牙切齿地反复咒骂，忽然听见走廊上传来一些动静——她妈妈和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站在一起低声谈话。玛丽亚见过这个年轻人，他长得和小男孩差不多，听说他是个刚从英国回来的年轻军官，小女孩瞪着他，同时瞪着自己的母亲，每当她看见母亲时都是这种表情。女主人——玛丽亚最常用的称呼——的身段苗条而高挑，头发好像卷曲的丝缎一样，鼻子小巧玲珑，仿佛看不上任何东西，一双大眼睛好像带着笑容，她的衣服非常美丽，都是轻薄飘逸的样子，玛丽亚对这些衣服的形容词是“满是花边”。今天早晨的花边似乎比往常更多，大大的花边贴到了年轻军官的脸上。

玛丽亚听见母亲说：“情况真的这么糟糕吗？噢，真的吗？”

年轻人声音颤抖地回答：“糟透了！罗克斯太太，糟透了，两个星期之前你就应该去山上。”

女主人紧紧地绞着双手。

她叫喊着：“噢，我知道，但我为了参加那个傻头傻脑的宴会，结





果……我真是个傻瓜！”

这时，仆人宿舍传来一阵响亮的嚎哭声，女主人一把抓住了年轻人的手臂，玛丽亚则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嚎哭声越来越响亮了。

罗克斯太太吓得上气不接下气：“什么声音？是什么声音？”

年轻军官说：“有人死了，你没有告诉我仆人们也受到了感染。”

女主人哭喊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接着她一边转身跑进房里，一边说：“跟我来吧！”

原来是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玛丽亚终于明白了这个早晨异样的原因。

是一种叫霍乱的病爆发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就像蚊蝇一样。夜晚发病的奶妈刚才死了，所以仆人宿舍才会出现嚎哭声。同一天丧命的还有其他3个仆人，剩下的人则全部惊恐失措地逃跑了。小平房里充满死人，空气中充满恐惧，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和狼藉。

第二天，玛丽亚躲进了自己的幼儿室，没有人想念她，也没有人需要她，但奇怪的事在继续发生，玛丽亚除了知道有人生病之外一无所知，她哭了一会儿之后就睡着了。醒过来后，她走进饭厅，但里面空无一人，桌上的饭还剩下一半儿，好像吃饭的人由于某些原因突然站起来慌慌张张地推开了椅子和盘子。小家伙吃了一点儿饼干和水果之后觉得非常渴，于是喝了满满一杯甜酒——她不知道这种酒的性子很烈，很快她就觉得困乏不堪，便重新回到幼儿室将自己关起来。虽然仆人宿舍内的喊叫、匆忙的脚步声都让她害怕，但是酒意涌上来，她简直无法睁开眼睛，只得躺到床上，很快就呼呼大睡了。

玛丽亚沉睡时发生了很多事，但一切都无法对她造成影响。

她醒来之后便躺在床上盯着墙出神，四周一片寂静，她从来没见过这座房子如此安静。周围没有说话声，也没有脚步声，她想，大家是否从霍乱中恢复了？所有的麻烦都该结束了吧！现在奶妈死了，谁来照顾她呢？也许是个新奶妈，她也许能说一些新故事。玛丽亚对







那些没有新鲜感的旧故事已经非常厌倦了，她从未关心过别人，缺少人情味。她被霍乱带来的嚎哭和恐慌吓坏了，同时非常生气，因为没有一个人记得她还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被恐慌击垮了，他们没时间考虑她，当霍乱来临时，人们仿佛忘记了一切，除了自己。不过，如果情况好转了，肯定有人会想起她，接着就会来找她了。

但是，没有人过来，玛丽亚躺在床上继续等待着，房子似乎越来越安静。突然，她听到地毯上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她低头一看，原来爬过来一条小蛇，它用宝石一般的眼睛看着玛丽亚，但她丝毫不觉得害怕，因为这是个无害的小东西。此时，它正急于离开这里，玛丽亚看着它溜出门缝。

她开始自言自语：“多奇怪啊，这间屋子如此安静，好像只有我和那条小蛇存在似的。”

紧接着，不到一分钟，她就听见院子里响起一阵脚步声，接着到了走廊，是一群男人，没有人出来迎接，但他们在屋子里低声说话，好像打开了所有房间的门，并朝里面张望。“一片废墟！”她听见一个声音，“那样一个美人，我想那个孩子也……我听说这里有个孩子，不过很少有人见过她。”

几分钟后他们打开了幼儿室的大门，第一个走进来的男人是个高级军官，玛丽亚有一次看见他和父亲谈话。

此刻，玛丽亚正站在屋子中央紧皱眉头，因为她觉得饿了，而且大人们忽视了她。虽然这名军官看上去疲惫不堪，但当他看到玛丽亚时依然惊讶得几乎往后跳，他惊叫起来：“巴尼！这么个地方有个小孩儿，就她自己！上帝保佑，你是谁？”

“我是玛丽亚·罗克斯，大家染上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刚刚醒，怎么没人过来呢？”小女孩硬邦邦地想站直，她觉得这个男人非常粗鲁，居然将自己父亲的房子说成“这么个地方！”

男人对着伙伴们惊呼起来：“这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她居



然被忘了！”

玛丽亚开始使劲跺脚，她问道：“为什么我会被忘记？怎么没有仆人过来？”

那个叫巴尼的年轻人用悲伤的眼神看着她，玛丽亚甚至认为自己看见他为了忍住眼泪而拼命眨眼睛。

他说：“可怜的孩子！没有人会来了，因为没有一个人留下来！”

就这样，玛丽亚知道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她的父母亲已经在夜里死去，现在被抬走了。剩下几个活着的印度仆人都迅速逃离了这座房子，没有人记得这里还有个玛丽亚小姐，因此房子安静极了。一点不假，这座大房子里确实只有她和那条偷偷摸摸的小蛇。





第二章 玛丽亚小姐

已经去世的母亲不能指望自己的女儿会想念她、爱她，因为玛丽亚实在不了解她，虽然她曾经很喜欢在远处看着自己漂亮的母亲。其实，玛丽亚一直是个只顾自己的孩子，她的所有想法都和自身有关。当被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时，如果她的年纪再大一些，就一定会产生焦虑，但是她还小，总是有人照顾她，因此她认为一切都应该和从前一样，她希望了解的仅仅是收留自己的人家好不好，他们是否会对自己百依百顺，就像奶妈和其他印度仆人那样。

一开始，她被送到一个英国牧师家里，这户人家很穷，有 5 个衣衫褴褛、年龄相当的孩子，他们总是不停地争吵或抢夺玩具，而且第二天就给玛丽亚取了一个绰号，为此她气得火冒三丈。玛丽亚讨厌这所邋遢的小房子，她不想留下来，由于她的脾气非常暴躁，过了一两天，就没人愿意和她玩了。

事情最初是巴赛尔挑起来的。巴赛尔是个鼻子上翘的 7 岁小男孩，他的一双蓝眼睛看上去冒失无礼，玛丽亚非常讨厌他。本来，她一个人在树下玩，就像霍乱爆发的那天，这时巴赛尔过来了，他站在旁边观看玛丽亚堆着小土堆，建造花园中的小径，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突然提出一个建议：“你怎么不在那儿堆一些石头当作假山呢？就是中间那个地方。”他一边说，一边俯到玛丽亚的脑袋上方开始指点。





玛丽亚立刻叫起来：“滚开！我不要男生，滚开！”

巴赛尔被激怒了，不过很快他就开始捉弄玛丽亚，因为他一直喜欢捉弄妹妹们。只见他围在玛丽亚身边一圈圈地跳舞、做鬼脸、唱歌嬉笑：

“玛丽亚小姐，非常倔犟，
你的花园，什么模样？
银色风铃，小鸟贝壳，
金盏花儿，排成一行。”

这时，其他的孩子也听见了，他们跟着哄笑起来，玛丽亚越气恼，他们就唱得越起劲。从此，只要他们在一起，巴赛尔和其他孩子就会称呼玛丽亚是“玛丽亚小姐非常倔犟”。

一天，巴赛尔告诉她：“这个周末你就被送回家了，我们非常高兴。玛丽亚马上还击他：“我也很高兴，我的家在哪儿？”

“她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巴赛尔带着满脸的蔑视表情说，“当然在英国。我的奶奶也住在那里，我姐姐梅布尔也在那儿，她是去年被送过去的。不过，你没有奶奶，只能去叔叔家里，他叫阿奇博德·克莱文，而且他有个非常吓人的驼背。”

玛丽亚很不高兴：“我根本不认识他。”

“你当然不认识，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女孩子永远都是这样。我听爸爸妈妈说他住在一个大而荒凉的老房子里，没有人愿意接近他，因为他脾气很坏，不许其他人靠近他的房子。不过，就算他愿意，大家也不想去。”

玛丽亚叫道：“我不相信你，你撒谎。”说完她转过身用双手堵着耳朵，她不想继续听下去了。不过，她后来还是反复琢磨了这件事。

当天晚上，克劳福太太告诉玛丽亚，几天后她会乘船去英国的米瑟威斯特庄园，那里就是她的叔叔阿奇博德·克莱文的家。玛丽亚对这个消息毫无兴趣，她看上去冷冰冰的，夫妻俩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试图温和地对待她。克劳福先生轻拍了一下玛丽亚的肩膀,她马上绷紧了身体;克劳福太太想亲吻她,她却扭过头去。

克劳福太太有点惋惜地说:“这孩子实在太普通了,虽然她母亲那么漂亮,风度翩翩,但她的举止是我所见过的孩子当中最乏味的。调皮的孩子们称呼她是‘玛丽亚小姐非常倔强’,倒真是很容易理解。”

“如果她母亲肯在幼儿室多呆些时间,或许能让玛丽亚学习一些美丽而优雅的举止。但遗憾的是,那个可怜的美人如今已经不在,要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晓得她有个女儿。”

克劳福太太叹了口气:“我相信她几乎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自从奶妈死了以后,就没人记得这个小东西,想想看,仆人们全部跑光了。麦克劳上校说自己开门时发现她独自站在房间中央,差点儿被吓得魂飞魄散。”

最后,玛丽亚由一个军官太太照看着经过了长途航行,终于到达英国。由于军官太太要将自己的孩子们安置在一所寄宿学校,所以一路上她的心思几乎都在自己孩子身上,到达伦敦后,她非常高兴地将玛丽亚交给莫德劳克太太——她是米瑟威斯特庄园的管家,阿奇博德·克莱文派她来接玛丽亚,她有着红红的脸蛋和锐利的黑眼睛,非常壮实。她穿着一件深紫裙子,一件镶有花边的黑色的丝斗篷,头戴一顶装饰着紫色花朵的黑色女帽,当她晃动脑袋时,那些花就不停地颤动。玛丽亚对她毫无好感,不过这不奇怪,因为很少有人能让她喜欢,而且很明显,莫德劳克太太并不把她放在心上。

她说:“老天!她竟然是如此普通的一个小玩意儿!然而,据说她的母亲可是个大美人,她没有把美丽留给这孩子吗?”

“或许等她长大些就会好看了。”军官太太替她辩解道,“如果她的神情好一点,脸色不那么灰黄……其实她的脸形还不错,而且小孩子的变化很大。”





莫德劳克太太说：“那她必须做出很多改变才行，但我认为米瑟威斯特庄园并不是一个能让她改进的地方！”

两名妇人以为玛丽亚听不见谈话内容，因为她们之间有一段距离，而且自从到了这个私人旅店，她就一直站在窗户旁边观看来往的公共汽车、出租车和行人。其实她听得一清二楚，这些话让她





产生了好奇,叔叔的住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是什么模样呢?什么是驼背?她似乎从未见过,可能印度仆人中没有驼背。

自从奶妈死了之后,她一直住在别人家里,慢慢的,她觉得孤单,并产生了很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奇怪念头。她有些怀疑:为什么当父母都活着时,她也不属于任何人?好像不是哪个人的女儿,其他孩子则都属于他们的父母。虽然她有食物、衣服和仆人,但从来没人关心她,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的脾气很坏,不过她当时根本没有这种认识,反而经常觉得别人的脾气不好。

玛丽亚认为莫德劳克太太是自己见过的所有人中最别扭的,她的脸和帽子都显得低俗。第二天,她们踏上了去约克郡的旅途,玛丽亚昂首挺胸地穿过火车站,她不希望别人以为自己属于莫德劳克太太,因此尽量拉开了和她的距离,只要一想起别人可能认为自己是这个妇人的小女儿,玛丽亚就异常生气。

不过,莫德劳克太太对此毫不在意,她属于那种“绝不允许年轻人胡作非为”的妇人,即便她没有真正这么做,但至少她的回答是这样。她原本不想来伦敦,因为她妹妹的女儿即将结婚,但这份工作——米瑟威斯特庄园的管家——薪水很高而且非常舒服,如果想继续做下去,只能立刻执行阿奇博德·克莱文先生的命令。

克莱文先生说:“罗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他和夫人在霍乱中去世了,我作为他们女儿的监护人,必须将她接到这儿来。你要亲自去伦敦接她。”他的语言简短而冷淡。于是莫德劳克太太连一句话都没敢问,就收拾好自己的小皮箱出发了。

玛丽亚冷漠地坐在车厢的角落,她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因为没有可以阅读的东西。她交叉着带有黑手套的一双小手,并将它们放在大腿上,在黑裙子的反衬下,她的脸色更黄,稀疏的头发从黑色丝帽下无精打采地散落出来。

莫德劳克太太想:“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任性的孩子。”

